

(例刊告廣)

定價價格

本館出報一週前刊布定價
中國境內每月二元二角半年一元
外一角壹年二元日本同其餘
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
計算報費先惠郵費在內郵
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房藥大洲五海上

海波藥

驗如神

樹皮丸

是丸功能
精補萎廢
尤能助食

自來血

此藥自發
有補血生
質和平無
大

金吸愛難

難得有名烟
 愛國同胞請
 吸著名國貨
 金馬牌香烟
 中國南洋兄
 弟烟草公司

繁華世界
金錢如流
水東來西
去欲省而
不能今有
妙法每月
在消耗費
中節省一
份錢去投
入儲蓄會
裏將來可
以集成巨
數并且每
月有得獎
的希望中
法儲蓄會
成立最早
會員最多
當衆開獎
最靠得住
中國政府
立案法國
政府注册
開獎在即
不要錯過

脹 臃

有妙藥 本主日以後仍舊用刀放血當時見
未去日苦楚難堪此藥無憂丹
可以名曰 本年救苦之良藥也
無憂 九龍大藥水如一切氣虛
如若食蟲花柳生毒也此藥
動刀 不慮效驗神速不關損壞之良藥也
性命休 外埠可從郵局函購寄費加三
必休 正威大藥房總發行所里西弄一

氣血虧損者服之
效驗如神
每盒一元
可愈
險密
寶善
自八十

日給休益不
 八十寶險愈
 號寶密寄
 號街奉
 門貴
 牌興

橋龍阜天工眉迷毛惟人濃螺以之背
 新窗奇妙可眉藥本藥年谷淡女佳
 首上騰品以顏者水氣歷水適子佳
 安里法原色密空探氣滯冰應之活
 一號大也每西國空重生更兆最秀千
 號門件包西之重常從妙善若眉古
 號路必瓶良絕常從妙善若眉古

種兩分計
水髮女婦

雨八由尤化巧疎秀效生尋竊然觀浩漲談一

種兩分計

水髮生女婦

首每十生擇人是深水吧濯愛婦
安寄紐六歲年可為馬試市喝濯子誰女
洋內洋內年可在馬島拔由喝濯子誰女
海二外年每甘壽生立之能助醫不髮之
一號外用內每六歲似髮生所製不髮之
馬路馬用年六歲似髮生所製不髮之
南藥房一元宜料草如過之病者婦
房八仙一元用科草如過之病者婦
分橋生髮生之實絲然女脫髮者
售實生髮生之實絲然女脫髮者

止嗽金丹
天下馳名
製此靈藥
造福人羣
三分鐘內
咳止嗽停
貧寒面索
不取分文
富貴人士
祇收藥本
每瓶一元
不靈還銀

上海英租界卡德路山
海關路口昌里

造福齋藥房

頭暈一症患之最急之難療
有良藥外治然非象鼻山所
不為功矣久傳秘法幸蒙該院
渡三日見效一次月包好開
水吞服日服二次每次服三錢
五元外埠函購加郵費壹角
錫片隨數寄到三大內五角
如贈丸一劑連洋一錠送五角

西馬路
廣生堂大藥房
八〇號

萬隆棧 血乃人 液之盈 有根本 強百病 力奏神 欲環瀛 枯槁極 本公司 租八號 血毒師 奇效應 應以如 定價包 寄費加 上海英 中華

[illegible]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二元
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

腎弱之
服此宜
速治腎
此丸專
治腎弱
所致之
痛以腰
背痛腎
筋痛膀
胱炎水
腫小便
有石小
便頻數
小便短
少等風
著奇效

丸腎保製秘氏安樂


 此丸專治內腎
 虛弱之症

既與黃同志合意而內助之、不待他日、影票之店林立、又近在法界、每月得一運之人、不期其得而自能賤得焉、黃伯或甚厚、法官場調查之、或亦以其有致未可知也、黃真幸運之兒哉、

蚌也猶堪與鵝爭。江東勸教舊知名。會看捲土重來者。依舊英雄老弟兄。
 侃侃冲在津。病已稍瘳。自知既甦一席已無復得之望。乃亟欲爲其子
 道煩聾。省長甚爲慨然曰。他們如果不願交情。真變與我過不去。我即
 回同蚌天機動。海疆獨立志雄圖。比擬病足成癆。癆瘵當年。脚力無。
 岑春煊到滬後。即患脚氣病。不良於行。故終日居居室。一舉一動。
 兩人扶持。蓋已成癱瘓矣。陳榮廷近在廣西。亦患風癱症。兩足麻痺。
 幾成廢人。李陸君一世之雄。而竟若此。同宜其同病相憐矣。
 湘水無情竹豈知。過來鑄劍總迷離。憑君漫說逃湘事。佛到於今學已遲。
 謂湘閩自湘逃閩。即患癱瘓。已易道家裝束。日以誦佛書經。自期有與
 語湘事者。則謙謝曰。吾今而後。但知閉戶讀經。鑽研內典。以避敵首。
 宿業。一切政治生活。誓不與聞。并定不閱報章。不見政客。黃冠野服。
 長此終老。吾願足矣。聞者爲之愕然。
 莫雄失意事堪哀。贏得轉輾轉轉。綽影衣香人似海。大談爭勝說西陲。
 英拿新軍據肇基。自廣西失敗後。即相偕上溫上。卜宅於威海衛路。
 終日避匿不出。入夜。則偕赴先施公司之樂園。遨遊爲樂。其最嗜聽者

非唯一壕 (蝦龜)

卷之四

第五回 姑爺作惡家莊多故 男女交臂離門戶公開

哈哈，在下這飛禽，乃是陸家莊，上林苑聘文大先生招婿，喜事，願將那部惡鬼，冷落了，那時，實在有甚對他不起，如今已將多事忙畢，不得不倒轉我的錦綉，做一做紫薇女士的風流詭史，胭脂趣話，而呼諸君聽了去，心悅目，說到底，則自從娶了紫薇之後，隔了兩月，滿意，廚房之樂，既已甚於畫眉，牀之歡，自是密如膠漆，香花般的供，錦綉般的衣服，珠鑽戴的首飾，有案牘，日價的珍錯，手有案成，大捧的金銀，手海潮的急應求，便恨不得把所有的財產，全部交出來，給他揮霍，好博美人的傾城一笑，傾城一笑，無如紫薇同他的愛婿，是

你的夢還不曾醒呢，我家放着陸氏表姪女兒，早經放過聘，過一天，將他來得進門，瞧你這狐疑問向那裏安插，鵬文已嫁大人家，家裏做婆，一笑，大家正在房裏鬧得起勁，每曉得了這樣消息，不由分說，立刻跳得進去，大呼小叫，拍桌拍，雷聲震得頭發跳，就叫了俞氏一頓，後來經衆人攔，將紫薇背得進房，每曉這時候少不得要跟，背過來，搖尾而罷，像個小哈吧狗兒，恨過來，任紫薇的，承歡色笑，語語調毒，使我又復不禁！

鬼之痛語（寄塵）

過不得一月半月，紫薇早有些積久
叢塚裏的
看官諸君

影兒也不見清溪潭裏天外，想他難離去，無如他家是個窮鄉僻壤。此意却不好出口，掌上雖然有兩顆星，却不知放在眼裏，海蛟又是輕薄，却不把來藏在眼裏，海蛟又是一研究新學的大好老，說新字典中曾有孝子、家庭制度及沒有孝順父兄的功勞、兒子犯父母有孝順父的理論。有一天因為一件小事父親和海蛟的生母小兒，發生衝突，竟把罵家做是小孩子氣，沒有教訓，被冷笑道：『沒去做夢罷！我大哥是清秀才，二哥又是學校教員，把媳婦給我們開着房，倒餵豬人家做了媳婦？』不知是誰扯了身分，還有一說呢，我親姊，這句話元兒却不曾贊成人家愛哩，這句話元兒自己說了，愈見肺腑。

(甲)這話何說？

(乙)你不知道麼，我和我的生妻結婚還不到三個月，如今我全已死了，我還是在那裏替我守節，我怎麼忍心又和別人去背誓呢！

說到這時候，人人都是願意聽的，所以在那時候，也不怕了，便將他們一夕的話，都講完了。

咳，誰知道了他們的口話，却引起我無限的感慨！他們的語，是說甚麼呢？下面所說的便是了。

(鬼甲朋友、聞說你和新死的王女愛情很深，可是真的麼？)

(我)我們畢竟是好朋友，所以我心事的，也不妨老老實實的和你說罷！

(甲)你快說，我很願意聽的。

(我)我和王女十幾年的熱度，可算是到了一百分了，但是我主張自由戀愛，我和王女道：『違背人道的事，我不做。』

(乙)這話何說？

(甲)你不知道麼，我和我的生妻結婚還不到三個月，如今我全已死了，我還是在那裏替我守節，我怎麼忍心又和別人去背誓呢！

A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of a man standing in a field. He is wearing a military-style uniform with a peaked cap, a high-collared jacket with epaulettes, and breeches. He has a mustache and is looking forward. The field is filled with tall grass and some small plants. In the background, there are some trees or bushes. The style is simple and sketchy.

佛台有人捧 彼等方肯賣力。或謂時
之捧，仍爲之看戲人也。或謂時
人專捧藏護烈烈之目角。君撫捧老
隨窮乏之生淨丑末，其有心立義平
眾曰：非也，粉臉流行病太重，致老
目是以後，此輩極與福晉、尹那避面
相忌，是深活佛即偶與周旋，亦復
索然無趣，不能如前此之放蕩風流。
然其妍媚媚之能事矣。菩薩乘此間
之熱度，日漸灰冷，活佛既久不見召
之福晉，雖居宮禁，亦復無興幽囚，因
入之菩薩乃勸活佛，遣此兩美俱去
期望其進步上之進步。(二)盛贊其藝
術術範圍，蓋捧角要旨。(一)
藝術範圍，蓋捧角要旨。(一)

十年癩頭十日愈

甲：你的意見要怎樣辦法，才算不
薄吾人？

乙：他立刻再嫁了，那我也可以自
由了，他一天不再嫁，我被良心的督
責，是一天不能自由的，所以我惟一
的希望，便是望他再嫁，他自己的意
思又

甲：你望他再嫁，他自己的意思又
如何呢？

乙：咳，不必說了，說起來可憐，我
昨天半夜回去打聽，他自己的意思
正在那裏打算怎樣再嫁，却不料一
早到他的母親說，他一定要守節的，
即使他怎樣都不出我家門，但守節
會使他回到自己房裏，他的宗旨又變
了，但是再一回見，見了我的姊姊，
他的宗旨立刻又改過來了，朋友，他這
樣不自在，我也這樣不自在，這種壓
迫有那個知道呢？

乙：吾兄所說的，

王揖唐之新詩

神曰述信云：王揖唐君，近仍在日本
就學，前數日某君遇之於途，王正
攜書以下學，就食，步行回寓，某偕往，
前留飯兩碗，蘿蔔數片，儼然一舊
式留學風味，王似怔之，叩以政治
笑而不答，良久，始謂願從此不談
世事，王於學課外，作詩甚多，然不
輕示人，友人從其案上瞥見之，默記
一首如下：

那堪放眼眺環瀛，側側哀鴻未息聲。
誰挽銀河來洗甲，願滄潭玉兔賦由庚。
雞鳴早應華萊甲，驛傳終養赫揚名。
兼善未能先獨善，榮根咬得此標幟。

（披小）

唐日記

口從容離滬上海，道經金陵，入北門

再停一回，嗚咽嘆息的聲音，都沒有

已明了。遠遠地一陣雞聲風聲露冷，天
我爲着這件事，心裏很不自在，便看
墓碑知道死者姓名，按名打
告訴死者母親，在那裏教訓媳婦，他
我走到門外，還沒敲門，只是隔牆聽
公爲公死的時候，我比你還小三歲
兒是沒有兒子，替他娶了進門，只
能生孫子，誰知他又死了，我的命
你更苦，但是四十年辛苦到了，到
今便好，你看不見娶親裏的節
和，大門外的節孝女，都是爲我
立了，你更苦，我便是我的榜樣了，
聽了這話，大吃一驚，驚甚麼呢，
是我來勸他的話，將從何處
起，我想了一回，想不出，直想到
青雲閣奇芳閣，均極宏敞，如六朝名
寺，近始知其妙矣。

多殊不耐人久坐。
散步深溪渡，觀釣魚棧，棠樹依然
，而人物殊非。考明李敬初，原置東
花園一帶，遭洪平亂後，始遷入石溪
，近又蔓延，而涉南嶺，如秦淮別墅
，萃芳居也，樂善，其最著者也。微之
樂籍，本地風光，吐屬故不能雅雅
，比之吳揚人尤甚，真令人高思北
門，馬齒掛柳如是不已，此數人非登
談虛平。

驅車明成宮，藉古物保存所，審金
一無可說，唯石雕年代不遠，尙有
可觀，如攝山名寶塔銘，家駒瘦刻，
題名山碑及棲霞山宋人徐敏修銘
，三石均不甚大，摩挲其上，不獨文字
之美，顏色澤亦甚可愛，所謂觀其
文，莫如觀其器，吾人限碑三日不去
者，近始知其妙矣。

反其道而行之、不問三眼一眼倒
搖板、唱出之前、無一不用過門、
門者何、卽胡琴在未唱前所奏之
隨調之不同、而各有特用之過門
於是有二黃西皮慢板原板倒板搖
同、各

兩度慢板原板倒板搖板二六板
亦有各式，合分黃四，可謂南耕
之板，慢板元板未唱之前，板多
長者，為大過門，在搖板倒板，或
長中，及上下句尾之短者，為小過
門，若拖腔（隨唱之聲者）收尾，

讀者，有介一句中者，又視句句
落音之不同，而換頭換尾，察角色唱
法，八門，個中人言之有故，持之有
理，音之得失，爭之若若鬬雞球，
蓋專科藝術，得其深趣者，別有愉快
，不在物質也。

大雄的同鄉是勢利鬼

人謂文化國人所產之戲，內容外表，均整齊完美。我特向東長安街外
人所辦之電影參觀，有倣襲之天竺國人二，黑其面，黃其衣，對華人
收票驗票，一絲不苟，不失文化國法度。惟對於竹坤，則屢屢通融，無
票可出，出入，出，入，出，入，自由。

此兩個黑面人，產於我佛如來誕生之地，所以是大雄的同鄉，
彼等對華人則秩序嚴肅，對竹坤則聽其隨便，所以我說大雄的同鄉是
勢利鬼。

新戲何學

（第二課）

（凌霄）

聲明「閹割是杜威的老師」

哲學第三課預告

日本社代售北京出版之
春明日刊

昔則過之、但其家人、視及黃氏下
不使盡其能、唯可惜耳。晚即飯止
、白齋兒樂、擊鼓鳴、風味極美。
海味多多矣。

神福笑、張麗友里、儀仗極一時之
中、見往者、與以青妹八百、置
名曰與金敬使、一般英士、隨之者

自朝至於日暮、李有雙無隙地
有拜車、旋又拜者、李子阿便、
時已不敵蕭發主人之意、不勝
高唱掩塞、來賓始各散如鳥獸、
生活得趣而高遠致人不能平復
。此間有此現狀、良可嘆嘆。書
為世勸、下後生、勿效也。

蓮惠庵僧法圓、與歸都主婢通、時春
意盎然、樹陰如洗、璧觀正曉、法圓
就牀上吟曰：一枝花外一枝花、天
下詩常和俗家、好夢未圓天又曉。
下一句苦思不得、因推牀續續微
笑、忽聞窗外宮娥上、有答之者曰：
半竿紅日曬袈裟、法圓大驚、起視之
、寂靜所見、惟牀蝶數對、相與飛舞
而已。

龍鳳君皇帝(飯牛翁)

若君皇帝、漢人、姓張氏、名單字繼
簾、見龍經同胞兄弟第五人、伯張
道陵、學黃老實生術、隱巴中晚年
修真得道、往江西龍虎山、山中尊
之為天神、仲張仲卿身是孝友文昌帝
姬、一十七世大父、身為文昌帝
君、叔乃王子之攝仙、季、張必古精

二月份四月五份門市每份銅元二枚

人姓氏，多有不可解者，唐進士單，土寇，鳴，試於春官，而書榜之吏，誤單，長爲金曲伏稱臣，謂貞觀佳士始稱君，皆其

之義。主司初不諭火乃云方口
何異曰：意殆欲解其紕也。
屬罵曰：不然！統航所遭，聲化
宣文章之柄，屈在公，明公偏
夫方口得以互易，則台廟號乃
所矣！兄曰：主司結舌不能置辯，
音書筆冊，今世之單姓甚多，
姓氏難辨，母亦有單姓者，而誤以一方
天口爲不足辨乎？君爲一笑。

嚴張子鵬新歷僂婦年四十許
之翼入門未數刻，主婦偶拂之，亦
忽火星四射，如爆燄之狀，大駭
亦無異常人問之彼亦不自覺
夕入約同常俱揭其帳，則見一
面目灼灼若明星，有光而無質，肢
體自然，翌日舟顛浪湧之後，不知
誰者謂之遇熱驚蟄，則能生之

資之治致家，亦計驗之資料
然誠者，謂之遇熱驚蟄，則能生之

奇名號無二使參議近日之
所謂督憲巡閱使參議府五八
太極，更覺神聖不可侵犯安享人家
之望素願烟火二十三、四兩夜，醉也
三日哉聞臘月二十四百五十
上天玉霄寶殿以度殘年一名曰
升天善事天下果安無恙蓋敷
門語耳若人家底安無恙觸觸
而大倒其德若君皇帝均沾諸度外遇
有橫行寵之小百姓不見至幸可奈何時
君皇帝之絕經不見至幸可奈何時
委專門辦處之王孫大賈賢傳言安
慰有君皇帝之路賓賓皆彼此翁聞
之阻肆咆哮說這苦窮窮此此時
局稅率加重巨出秋款一年筆管
裏錢財讀書人景像只想龜縮或
何體統之人成飯牛亦從而和之諫
者謂爲跳冤狂

大雄曰有學友姓鄭字繼齋
新聞報之卒也。是歲京師皇帝臨
下知臣是一篇義奏上該部
館官已博識讀朝之在帝所燕